



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

加尔多斯著

Benito Pérez Galdós
EI. 19 DE MARZO
Y EL 2 DE MAYO

本书根据 Alianza/Hernando, Madrid, 1979年版译出

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陈国坚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5,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2,000册

书号: 10188·370 定价: (六) 0.63元

前 言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重要的小说家。不少文艺批评家还把他和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并列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加尔多斯一生写了七十八部小说，还写了二十四部剧本和不少散文、随笔。他的《民族演义》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长篇历史小说。加尔多斯从一八七三年起动笔，写了头两辑。中断了二十年后，于一八九八年又接着写第三、四、五辑，直到一九一二年才完成了这部共分四十六部的长篇巨著。《民族演义》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雄伟壮观的写照，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加尔多斯创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作者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角度，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描写了从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民族演义》中的每一辑都是由一部部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但在情节上又互相呼应的小说组成。

这里介绍的《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是加尔多斯《民族演义》第一辑中第三部作品，本书描写了出身贫寒的青年

加夫列尔和孤儿伊内斯之间曲折的恋爱故事。伊内斯是宫廷一贵族妇人的私生女，出生后即被抛弃，被贫苦的寡妇胡安娜养大。胡安娜死后，伊内斯便与叔父塞莱斯蒂诺一起生活。她长得聪明、美丽、温柔而勤快。加夫列尔则是个机智、勇敢的青年。伊内斯和加夫列尔互相爱慕。胡安娜的表弟毛罗是个贪婪的富商，他了解了伊内斯的身世，知道其生母正在寻找她后，便假情假义地说要收养伊内斯，把她骗到家里，千方百计逼她与自己成婚，以便日后得到伊内斯生母的财产。加夫列尔为了搭救伊内斯，便到毛罗家做工，他逐渐取得了毛罗兄妹的信任，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救出了伊内斯。作者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真挚纯洁的爱情，以及他们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毛罗兄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贪婪、凶残、野蛮的行为。

然而，《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的社会意义决不局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主人公加夫列尔的亲身经历，描写了当时的两大历史事件——阿兰胡埃斯的暴乱与五月二日的抗法起义，这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描写了这两大历史事件，便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最本质的方面。

拿破仑上台后，对外大肆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更有效地封锁英国，拿破仑决定进攻几个中立国（其中包括与英国关系密切的葡萄牙）。为此，他对西班牙首相戈多伊表示，准备在征服葡萄牙之后从其南部分出一个公国给西班牙，从

而取得了西班牙的配合。法军迅速开进了伊比利亚半岛，入侵葡萄牙。一八〇八年二月，葡宫廷携细软逃往巴西。拿破仑借口增援入侵部队，派大批法军开进伊比利亚半岛，并占领了西班牙的要塞潘普洛纳和巴塞罗那。拿破仑的计划是吓唬西班牙宫廷，使之步葡萄牙宫廷的后尘逃往美洲。但三月十七日发生了阿兰胡埃斯暴乱，两日后卡洛斯四世倒台，王子费尔南多^①登基。拿破仑失算了。他便借口费尔南多七世登基不合法，迟迟不给予外交上的承认，还派人前往马德里，诱骗费尔南多到边境会面“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费尔南多果然上当，四月二十日到了巴荣纳，但被告知法皇只承认其父卡洛斯四世为王。于是在巴荣纳召开了王室会议。卡洛斯四世当着拿破仑的面痛斥其子，要求他交出王位，费尔南多欲抗拒，但受到拿破仑斥责，只好让出王位。卡洛斯四世则将王位转让给拿破仑之兄约瑟夫。

与此同时，马德里人民对王室成员被迫纷纷离开首都前往巴荣纳感到怀疑。传闻安东尼奥王子（费尔南多七世委任的政务委员会主席）及其他小王子均要离开时，民众怒不可遏，决心用暴力加以阻拦。法军司令卫队对聚合在王宫前的民众突然开了火，这更使人民义愤填膺，成千成万人上街，拿起武器，与法国侵略军展开斗争。一些西班牙军队也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参加了战斗。由于大批法军侵入，这次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它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反响，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① 一些历史书译为“斐迪南”。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对西班牙人民的抗法斗争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这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是现代史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教益的一章”^①。《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描写的两大事件，正是这场斗争的前奏和开始。这两大事件，性质完全不同。三月十九日卡洛斯四世的倒台，是西班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的大暴露，它给法国侵略者造成了可乘之机。参加这次暴乱的民众大多是受蒙蔽、被利用的，作者对此持批判讽刺的态度。相反，五月二日事件则是人民群众反对法国侵略者的起义，这是法军入侵后，西班牙人民和侵略者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人民自发地拿起简陋的武器和全副武装、人多势众的侵略军进行拼死的斗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作者是热情地讴歌的。

在书中，作者揭露了宫廷的腐败。面对拿破仑的侵略，封建统治者全无警惕，反而认敌为友，阻止军队和民众的反抗。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帕科罗·奇尼塔斯夫妇等人物形象的描写，歌颂了下层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们有的（如奇尼塔斯）早就看穿了拿破仑的侵略本质，有的虽然开始认识不清，甚至受过蒙蔽，但在事实的教育下，也前赴后继地投入了斗争。不论男女老少，他们当中都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可以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以及整个《民族演义》之所以能忠实地、成功地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但因为它尊重史实，而且也

① 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四六四页。

因为它写得有血有肉，既写了上层统治阶级，但更着重写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尊重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这对于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很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故事情节的描写。书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写得栩栩如生，绘声绘色，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另外，书中语言简朴，颇有幽默感。这都是加尔多斯作品的一些艺术特点。

在本书的结尾，伊内斯被胡安·德·迪奥斯带走，加夫列尔则在法国侵略军的枪弹中倒下。他们的命运到底如何？这无疑是读者感到关切的。在《民族演义》第一辑的以后几部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夫列尔被一位爱国志士救起，经他们夫妇的精心照顾，养好了伤，走上与法国侵略军斗争的最前线。他参加了萨拉戈萨保卫战，后来又参加了游击战，经历了枪林弹雨，成为一个出色的军官。伊内斯被胡安·德·迪奥斯带走后，见到了生母。但其生父对生母不满，又将伊内斯带走。经过许许多多的曲折之后，伊内斯使其亲生父母言归于好。后来她又与加夫列尔重逢，一对情人终于成为眷属。

译者

一九八二年六月

一八〇八年三月，我在《马德里日报》印刷厂当排字工已有四个月了，我的排字技术可说是马马虎虎过得去，每排一百行字，便挣到三个里亚尔^①。但我觉得我的力气用的不是地方，感到印刷事业并没有多大前途，因为这一行虽说是一个文字工作，但它并不能使人增长才智，反而使人变得更粗野。因此，尽管我并未放弃工作，也不曾懈怠，但我总是想寻找比我们这个窄小、阴暗、闷人的印刷厂前程更远大和更体面的行业。

起初，我的生活就象排字工这个行业一样单调而不快。刚学手艺时，脑子很受束缚，毫无乐趣。不过，当我对这个讨厌的手工操作开始有了一些经验时，我的心情便舒畅起来，二十五个字母也被我得心应手地由字盘送上活字版。这点心情舒畅使我能忍受住在地下室奴隶般的劳动，忍受住令人厌烦的排字工作和傲慢无理的总管。总管是一个黑黑的满面铅粉的彪形大汉，此人在打铁铺当总管要比在印刷厂更合适些。

我把自己的情况说得详细些吧。我当时一心想的是孤

^① 西班牙货币名。

女伊内斯，我的全部思维器官都围绕着我聪明的女友的形象打转，就象天体中各行星围绕太阳不停地旋转一样。当同事们谈论起他们的情人或其他风流逸事时，我也想向人们倾诉一下自己的心情，便不等人三邀四请就介绍说道：

“我的女友在阿兰胡埃斯^①，和她的神父叔叔相依为命。叔叔叫堂塞莱斯蒂诺·桑托斯·德尔·马尔瓦尔，是天下最优秀的一个拉丁学者。可怜的伊内斯是一个穷苦的孤儿，不过，我决不会因此而嫌弃她。上帝是扶助弱者的，有上帝的帮助，她一定会成为我的妻子。她十六岁，比我小一岁，容貌如花似玉，就是皇城中所有的玫瑰花在她面前也黯然失色。不过，先生们，请告诉我，和她的才智相比，她的容貌又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人向她传授过任何本领，但她才华出众，胜过所有学者。这一切都是从她脑子里出来的，是她前世学得来的。”

我一边这样赞扬着她，心中则默默和她交谈。而同时，铅字经过我的手，由粗笨无声的铅料变成动人心弦的书面语言。这堆杂乱的东西有多少生命力啊！字盘中的每一个符号，仿佛都代表着宇宙中的元素，在尚未成为伟大的作品之前，被抛在这里或那里。我使它们活动起来，从铅字中产生出音节、声音、思想、见解、词组、句子、段落、章节、演说，总之，变成人类有声有色的话语。而当活字版完成了它的机械功能之后，我的手指便把它拆掉，把铅字按字母分别排好，就象是化学家把化合物分解为单质后储存起来一样，于

^① 西班牙的历史名城，从十六世纪起便是王宫的所在地。

是铅字便失去其意义，或者说，失去其灵魂，又变成了普通的铅，无声无息地落入字盘中。

我每时，每天，每星期，每个月，就是这样想着，机械地劳动着！……说实在的，只有星期天难以言状的欢乐和喜悦才能弥补其他几天所有的忧愁与苦恼。啊！诸位读者，请允许老朽在这些回忆中陶醉一下吧，让阳光透过我老年的这片愁云把它照亮，使它愉悦吧。星期六对我来说，是无比的美，我觉得太阳光比往日更灿烂，空气更清新。与此同时，人们的脸孔更欢乐，城市的面貌也更欢乐，这有谁会怀疑呢？

然而，欢乐只存在我心中。星期六是星期日的前夕，从中午起，我便开始作旅行的准备，作我的星际旅行准备。六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这些事还觉得历历在目。我记得我怎样和安戈斯塔·德·圣贝尔纳多大街的车夫们就旅费问题讨价还价。最后是我让步了，然后就少不了要和他们议论好半天，看看启程之夜会不会是一个明媚的夜晚。随后我立即回去洗澡，三番四次地洗了又洗，直到我脸上和手上最后一点可憎的墨迹都洗干净为止。然后我在马德里街上逛来逛去，等待黑夜到来。如果心能安定下来，我便睡一会儿。当布恩·苏塞索^①的大钟敲响了震动我心弦的最欢乐的十二下钟声时，我便飞快地穿上新装，跑到那些善良的车夫那里，此时，他们无疑是人世间最好的人了。我坐上车，便进行旅行了。

^① 马德里的一个教堂。

一路上，我东张西望，向车夫们问这问那，问得他们晕头转向，十分恼火。我们经过托莱多桥，右边则经过卡拉万切尔和托莱多的道路，经过了拉斯德利西亚斯公路收费站和莱昂的小饭馆，随后，比利亚维德的客栈也落在我们背后，右边又经过了赫塔费和帕尔拉公路。到了平托的客栈，牲口休息了片刻。然后穿过狭窄的巴尔德莫罗，到波斯塔斯·德·埃斯帕蒂纳斯宫，那些懒洋洋的骡子又休息了。最后，到拂晓时，我们的车便从女皇岗而下，此时，塔霍河与哈拉马河两河汇合的广阔流域尽收眼底。我们穿过著名的长桥，接着进入一条长长的街道，终于踏上了皇城广场。

我的目光在树丛中、屋顶上寻找教堂的简陋钟楼，然后便向教堂奔去。堂塞莱斯蒂诺先生正在做弥撒，这一天是节日，做的是唱经弥撒。我在大门口便听到伊内斯的叔叔的声音：Gloria in excelsis Deo.^①我也随之低声唱着，同时走进了教堂，一种令人想到神明恩赐的庄严肃穆的喜悦充满了教堂，并在明静如镜的心灵中油然而生。灿烂的阳光穿过透明无色的玻璃，在仅仅刷了白灰的光秃秃的圆顶上散开。祭坛上一片金光，但圣徒和各圣像上却全是灰尘。可敬的神父站在最前面，张开双臂，向着人群。然后就是用圣餐了。教堂内一片铃声，外面则是一片钟声。人们全都跪下，捶着罪恶的胸膛。仪式便是这样进行而至结束。而我则一直不停地向背向我坐在地上的一群妇女看去，在那几百条黑头巾中，我一眼便看出伊内斯美丽的头上戴着的

^① 拉丁文，意为：“光荣归于至高无上的神。”

头巾。就是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我也能认出她来呢！

仪式全部结束，伊内斯便站了起来。她的眼睛在男子中寻找我，就象我的眼睛在女人中找寻她一样。终于她看见了我，我看见了她的眼睛，但我们却默不做声。我用手指蘸了蘸圣水^①给她划了十字，然后我们便出来了。我们见面时的头几句话，似乎都是匆促而激动的，说的全是废话。我们尽情欢笑着。

伊内斯的家就在教堂后面，我们手拉着手进了屋。里面有一个院子，走廊很宽，粗大的支柱被一棵老葡萄藤粗黑结实的手臂歪歪扭扭地抱着。旁边是一棵茉莉树，但等春天一到便鲜花盛开。我们上了台阶，堂塞莱斯蒂诺就在那里迎接我们。他身上穿的已不是往日那件深绿色的教士服，而是另一件崭新的衣服。我们一起吃午饭。如果饭后天气好，地面也干燥，我们三人便去“亲王花园”散步。我和伊内斯走在前面，堂塞莱斯蒂诺拄着拐棍随后，我和伊内斯交谈着，时而用眉目，时而用言语。不过我现在并不打算把我们富有诗意的事情告诉诸位。我们一边走，塞莱斯蒂诺神父一边不停地对我们说别走那么快，因为他跟不上我们。我们虽则想飞一样迅跑，也只好停步等他。最后我们来到河边坐下。在这里，塔霍河与哈拉马河显然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存在的情况下，突然会面，互相拥抱，把两河的河水合而为一。此情此景，不禁使伊内斯和我对我们自己也作出

① 圣水是神父祝福过的水，通常盛放在教堂入口处的缸盆中。教徒们用手蘸圣水，在身上划十字，以求上帝的祝福，洗净自己的罪孽。

完全相同的联想。

白天渐渐过去了，尽管这有违于我们的心愿，但谁也改变不了星球的运转，让那天比平日多几小时。已经是下午了，随后便是黄昏，最后黑夜也来到了，于是我只有辞别他们回到自己做苦工的地方。我若有所思，说话语无伦次，有时觉得很高兴，有时又觉得很悲伤。

我按原路回马德里，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是讨厌的星期一，是困倦、不舒服、懒洋洋、无聊的日子，但我还得上班。摆在字盘里的铅字等着我的双手去把它们结合成话语，不过一开头，我的手只会把四个字母排成这个名字——Inés^①。

我感到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原来是那个魁梧的总管。他说我懒，并把一张手稿放在我跟前让我立即排。这是《马德里日报》许许多多有趣而动人的广告之一，手稿上写着：“今需十七至十八岁的年轻人一名，条件是会算帐、刮脸，略懂梳头，至少会为男子梳头，必要时还须做饭菜。具备上述条件并有人推荐者，可前往萨尔街五号理发店对面的‘堂毛罗·雷克霍毛织品及头巾店’商定工资及其他事宜。”

读到店主的名字时，我便回想起来：“堂毛罗·雷克霍，”我自言自语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的。

^① 即：伊内斯。

二

我已回忆了那些幸福的日子，现在该讲讲其中一次旅行发生的事了。请诸位别忘了，我叙述的事情始于一八〇八年三月，此时我已有幸十次还是十二次拜访了皇城。有一天，当我到达时，做弥撒已经结束了。从家门口传来了悦耳的笛声，这告诉我：堂塞莱斯蒂诺与往常一样高兴，在这个贫寒的家庭中，并未发生过任何不快。伊内斯出来迎接我，寒暄过后，便告诉我：“塞莱斯蒂诺叔叔收到马德里的来信，可高兴了。”

“是谁的信呢？”我问道。

“他老人家没有告诉我，也没有讲信里说了些什么。不过他很高兴……还说信里有我的好消息。”

“这就怪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补充说道，“谁会从马德里写信，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伊内斯回答道：“不知道，不过很快便见分晓。叔叔对我说：‘等加夫列尔来了，我们就吃饭，我就要告诉你们信里讲了些什么。此事关系到我们三人，尤其是关系到你，因为你是得益者，也关系到我，因为我是你叔叔，还关系到他，因为他到了年龄就是你的未婚夫。’”

我们没有再谈此事，便走进慈祥的教士和人类学者的房间。窄小的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一张床，床上铺着带

绿色树枝图案的洁白床单。松木做的桌子旁边，对称地摆着两三把椅子。这样就差不多把房间都占满了，剩下一小块地方放着一个奇形怪状的斗柜，是用各种木头、金属板东拼西凑而成的。还有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像和一个身穿天鹅绒的被剑和光所穿透的圣母像。和一般圣像的底座一样，这两个像都有矮圣栎树枝或橄榄树枝插在几个小孔洞中。这就是房间全部简陋的摆设了。书是不少的，但摆得整整齐齐，所以也只不过摆满了半张桌子和半个柜子，剩下的地方放着乐谱和慈祥的神父潦草的拉丁文诗词。往窗外看去，可以看到一个种得不坏的菜园，远处则是高高挺立的榆树尖，象长长一列高大的哨兵一样，护卫着皇城的所有街道。这就是塞莱斯蒂诺神父的房间。

我们三个人坐了下来。伊内斯的叔叔对我说：

“小加夫列尔，我要给你念一首我用拉丁文写的赞颂和平亲王殿下^①的诗。他是我的老乡、朋友，甚至我还可以说是个亲戚。这诗是我费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写的；用拉丁文写诗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好，我来给你念。虽说你并不是文人，不过，天晓得……你脑子还是挺机灵的……我准备把诗寄给桑切斯·巴尔维罗，这是自西班牙有诗歌以来首屈

① “和平亲王”是指曼努埃尔·戈多伊(1767—1851)。他出身破落绅士家庭，一七八四年进宫，受王后宠爱，官运亨通。一七九二年起任首相，掌管政府大权。西班牙在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对法战争失败后，戈多伊与法国于一七九五年签订和约，结为盟国，并因此被授予“和平亲王”的头衔。后来，他准备改与英国联合，但在一八〇八年三月十七日事变中被推翻。

一指的诗人。至于路易斯·德·莱昂神父，里奥哈，埃雷拉，还有那些写八音节诗的诗人，都是不值一提的。那些诗都是儿戏，不在话下。桑切斯·巴尔维罗的一首拉丁文诗，就比所有那些粗俗难懂的书信体诗、十四行诗、杂诗、田园诗、使愚昧百姓陶醉的小曲，统统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吧，我想把我的诗先念给你听听，看你感觉如何，然后再送给当代那位大文豪审阅。”

“可是，堂塞莱斯蒂诺先生，除了 Dominus vobiscum^① 和 bóbilis bóbilis^② 之外，我对拉丁文是一窍不通的啊。”

“这没关系。正是外行人才最会欣赏这些诗的韵律、铿锵有力和 ore rotundo^③ 呢！”神父毫不动摇地说。

伊内斯看了我一眼，用她惯常的智慧示意要我向固执的神父让步，并对他要耐心。我们两人聚精会神地听堂塞莱斯蒂诺朗读了大约四百行诗，这些诗我听起来犹如听到一系列没头没脑的怪音调。他看起来很满意，不时地停下来问我们：“你们觉得这一小节如何？伊内斯，我们把这种手法称之为 litote^④。这些词模仿国家巨轮在我所认识的老练的舵手指引下乘风破浪前进的声音，叫做 onomatopeya^⑤，而这种描写手法又属 alegoría^⑥。”

① 拉丁文，意为“愿主与你们同在”。

② 由拉丁文 vobis vobis 派生的说法，意为“轻而易举”。

③ 拉丁文，意为“和谐的语言”。

④ 即：曲言法。

⑤ 即：拟声法。

⑥ 即：讽喻法。

就这样，他把整首诗都给我们念了，至于我们能听懂多少，读者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这位朋友的这篇作品，我保存至今。开头是这样写的：

Te, Godoie, canam: pacis tua munera coelo
Inserere aegrediar: per te Pax alma biformem
Vincula recusantem conduxit carcere Janum.^①

就是用这种文体写成的四百行诗句，伊内斯和我都不得不硬着头皮听完了。不过伊内斯是在一本正经地听，仿佛全都能听懂似的，而且在神父念得最起劲时还点头赞赏，让可怜的老人欢心。她是多么懂事啊！

“我的孩子，既然你们这样喜欢，”堂塞莱斯蒂诺一边把诗稿放好，一边说道：“改天我再给你们读一段诗。我把它留到更适合的场合，这样，就可以分好几天来欣赏，而不至于象接连不停地吃太甜太美味的食品那样引起消化不良了。”

“您还要给和平亲王念这首诗吗？”

“我为什么写这首诗呢？就是因为亲王殿下十分喜欢拉丁文诗……他是一位伟大的拉丁文学者，我想在这几天让他高兴高兴。哦，对了，马德里有什么消息呢？这里的人都很紧张，马德里是否也一样？”

“那里的人们都惶恐不安。您也想象得出，情况确实非

① 拉丁文，意为：“啊，戈多伊，我要歌唱你，我欢呼，你的和平是上天所赐，因为你神圣的和平战胜了强敌，把两面神哈努送进监狱。”（哈努是有两种面孔的不祥的神，一面向着年末，一面向着新年的年初。）